

文

選

箋

證

文選箋證卷三十一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續溪胡紹煥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班孟堅公孫宏傳贊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旁證云漢書明作朋是也此傳寫誤

厯數則唐都落下闕

注善曰益部耆舊傳曰闕字長公巴郡閬人也明曉

天文地理隱於落亭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

闕按依注則洛當為落廣韻十九鐸落下引作落二

十三魂渾下云益部耆舊傳曰漢武帝時洛下闕覽御

二引益部耆舊傳又落落不誤又落落並出華陽國志文學聘士

落下闔字長公闔中人作洛闔作宏揚子法言或問
渾天曰落下闔營之漢書律厯志方士巴部洛下闔
與焉晉灼曰巴郡洛下闔運竿推厯也亦洛落互見
皆落是洛非

干令升晉紀總論

取鄧艾於農隙

旁證云晉書隙作瑣是也濟注卑細正解瑣字紹煥
按善引魏志典農綱紀上計吏綱紀謂主簿典農之
小吏故云農瑣是善本亦作瑣此蓋筆誤

百代之一時矣

注善曰論語曰百世可知按依注則正文代當作世

六臣本作世

舉二都如拾遺芥

晉書亦有芥字按注引漢書梅福上書取楚如拾遺則善本無芥字濟注拾遺謂拾遺草於地似五臣本亦無此有芥字蓋後人依晉書增之本書漢高祖功臣頌拾代如遺注引梅福書與此同

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

晉書動作重按作重是也上器大者承大器句此承重畜句故云勢重濟注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是五臣亦作重

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儉

注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
爲羣俗旁證云晉書儉作檢五臣亦作檢攷異曰作
檢是也注引應瞻表儉亦檢之誤表以清檢對容放
言義無取於儉今晉書應傳作儉恐非

蓋其嘖點

晉書點作黜五臣同

悠悠風塵

注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按此滔滔
者注文釋文鄭本作悠悠據此注則鄭與孔同翟氏
灑曰史記世家注引孔安國悠悠者周流之貌也今
集解已改滔滔

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

銑注鑿契奠也按經籍奠與奠柶字並同樂器所縣
橫曰奠銑以奠解鑿契未見所出今兩木相互入處
俗呼爲筍頭注蓋指此姜氏臯曰契當是楔字說文
楔楛也从木契聲淮南子木小者以爲楛楔攷工記
牙得則無槩而固鄭司農曰槩楛也蜀人言槩曰楛
蓋即楔之假借字也

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

注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五臣作放蕩按大雅蕩鄭
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五臣不解其義改蕩蕩爲放
蕩謬矣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

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五臣哀作衷翰注哀念也後漢書亦作衷按此並依鄭箋改也毛本作哀哀與愛古通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釋名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是哀本有思念意鄭恐學者讀爲哀痛之哀故易爲衷以曉之實即所以申毛耳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旁證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儒林傳序云周室衰而關雎作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曼鳴關雎嘆之後漢書顯宗永平八年詔

云應門失守關雎刺史楊賜傳云康王一朝晏起關
雎見機而作馮衍傳云美關雎之識微愍王道之將
崩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關雎作乎上傷始亂也並
以關雎爲刺詩胡氏毛詩後箋云刺詩之說薛士龍
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二說近之後漢
書明帝紀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
故歌關雎以感之此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僖
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
詩杜注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後漢書皇后紀康王
晚朝關雎作諷明是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
呂之說合紹煥按此不過附會三家非刺詩以牽合

毛公寶則齊魯韓三家與毛異義者又不獨一關雎
也可無容置喙矣

禮序凋缺

按缺壞字也後漢書作缺高祖紀會缶蘇林音番英
布傳誤合爲一字而俗從缶旁之字遂多從垂老子
大成若缺及此缺字皆是佩鐻云千祿字書以缺字
從缺旁其不典有如此者

官備七國

旁證云後漢書官作宮是也章懷注引史記曰始皇
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水殿
臺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并秦爲七

也

遂忘湍蠶

後漢書湍作溜章懷注溜黑也按湍溜古今字隸書作湍溜之作湍猶蓄之作蓄漢書揚雄傳灑沈蓄於豁瀆顏注蓄古蓄字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故勢疑則隙生力侷則亂起

呂注勢疑謂威武彊盛見疑於君也按呂以疑爲嫌疑之疑非也疑當讀爲儼說文儼僭也一曰相疑漢書食貨志疑爲南夷顏注疑讀曰儼是也儼比也淮南並王傳爲黃屋蓋疑於天子梁孝武王傳儼於天

子並作儼此勢疑與力侔相對爲文言勢比於天子則隙生也

遂使縉紳道塞

注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采縉紳先生之術畧臣瓚曰縉赤白色也按縉與摺同後漢書注縉或作摺荀子禮論注縉與摺古字通是正字當作摺摺者插也本書南都賦注引周奇曰摺插笏於大帶此其義旁證云大帶用素用練未聞以赤白色者據說文則臣瓚注赤白色亦當爲帛赤色之譌

宦者傳論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

注善曰史記以勃鞞爲履貂旁證云寺人披字伯楚見晉語四一曰寺人勃鞞見僖二十五年傳又稱宦者履鞞見史記晉世家其本書荅任少卿書注所引史記履貂曰云云今史記是宦者曰上下並無履貂之名紹煥按此及後漢書勃貂當爲勃鞞字之誤也貂卽刀乃豎刀名貂刀古通此勃鞞不得與彼同注引史記今亦無云履貂者何氏焯陳氏景雲校改貂爲鞞是也勃鞞卽披之合音長言曰勃鞞短言曰披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

注善曰史記以豎貂爲豎刁按刁俗字後漢書作刁章懷注刀卽貂也後人以豎刀刀斗刀刀別於刀劍

字俱改作刁玉篇刀亦姓俗作刁是也

乃以張卿為太謁者

注善曰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旁證云
史記呂后本紀封中太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
一云張釋卿而紀下文又有宦者令張擇惠景侯表
及漢書匈奴傳同燕王世家作張子卿又作張卿漢
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則同於呂后紀蓋張名釋字
子卿人或并呼或單稱故各不同而澤與釋古通也
紹煥按師古漢書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擇擇與釋古
亦通

基列於都鄙

六臣本基作基校云善作基按此言如基之布列也
作基蓋傳寫誤

逸民傳論

或迴避以全其道

旁證云後漢書迴作曲而太平御覽引范書正作回
回猶曲也

弋者何篡焉

注善曰今篡或爲篡非也按依注則正文本作篡後
漢書亦作篡章懷注篡諸本或作篡法言作篡

光武側席幽人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漢儒以幽人爲幽繫之人故虞

仲翔云履之九二云履自訟來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後世輒目高士爲幽人失之紹煥按據此論則幽人爲高士之稱非起於後世後漢書李陳龐陳橋列傳論殆漢陽之幽人乎李固傳是以巖穴幽人又本書北山移文或歎幽人長往陸士衡招隱詩幽人在浚谷顏延年贈太常詩側同幽人居並以爲隱士之稱不一而足矣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

旁證引古周易訂詁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王肅鄭元皆曰賁黃白色也紹煥按王肅賁黃白也見釋文而陸戴鄭注云賁變也文飾之貌與王異惟小雅

白駒箋賁黃白色也訂詁似誤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低昂舛節

銑注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接舛猶互也言高下互爲其節也說文舛對卧也本書吳都賦飛蕤舛互舛互連文是舛爲互也淮南俶眞訓二者代謝舛馳舛馳猶代謝謂互馳也故高注云舛互也宋書作互節與此作舛節義同五臣讀舛爲舛謬之舛誤矣

恩倖傳論

叔度名動京師

宋書動作重

且士子居朝

旁證云六臣本土作仕亦誤宋書作任是也

郡縣掾吏

旁證云宋書吏作史是也何陳據改

宜有司存

注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按據正文則論語司存字宜連讀爾雅存察也後漢書梁冀呼崔琦問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司存二字連讀則自漢已然沈炯爲周宏正讓太常表責以司存云誰之咎北史劉行傳臣聞國家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並分明可證

班孟堅述高帝紀

三章是紀

注善曰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老父約法三章耳困學紀聞十二云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劉昌詩蘆浦筆記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爲省約之約觀紀所書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若以八字作一句讀恐不成文理合於約字斷句紹煥按高帝紀未有云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云云則班氏本以約字屬上讀而後漢楊終上

疏云約法三章是范史誤讀班書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鑑有約法

七章之語亦是襲班書而誤也

五星同晷

注善曰晷光景也王氏念孫曰晷卽軌字軌道也淮南本經訓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高注軌道也是其證說文汎引爾雅水醮曰汎今爾雅作曆汎之通作曆猶軌之通作晷太平御覽引正作軌紹煥按後漢書蘇竟傳今五星失晷注失於常度爰延傳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遲並爲晷字惟郎顛傳五緯循軌作軌

述成帝紀

光允不陽

王氏念孫曰亦允不陽亦發語辭善本作光允不陽
後人不知而妄改之此謂火之不陽非謂光也五臣
及漢書敘傳皆作亦允不陽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

炎政中微

後漢書政作正章懷注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正

九縣颺回

旁證云說畧左傳夷於九縣注云楚滅九國非也九
爲陽數之極故凡言九者皆指其極范書九縣颺回
正用此語紹煥接九縣猶云九有九州耳梁陸倕請
雨贊蔣王文化馳九縣隋牛宏方邱歌洞四極市九

縣九縣二字古人屢用

深畧縹文

六臣本文作天何氏焯曰兩漢刊誤補遺云文選作

縹天當從文選惠氏棟曰文與下羣雲為韻似不應

改紹煥接天與上甄為韻天古讀若吞詩文王天與新韻棧樸天

與人韻可證下羣雲焚又自為韻縹天先物相對為文此

言世祖之深畧能縹天也

賈誼過秦論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五臣本及漢書下句皆無北字按無北字是也上句

東字亦不當有此二句渾言之不必實有所指後人

以上先言南西遂東北分屬此二句作對文恐誤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梁氏玉繩曰史記正義於春申君傳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皆謚號索隱於魏公子傳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名兩注疏陋之至魯頌箋曰嘗在薛之旁裴駟司馬貞已引之田文襲父封薛兼食嘗邑故號孟嘗孟乃其字趙勝封於東武城黃歇初封淮北後徙吳墟俱載明本傳平原春申是號而非地故韓子和氏篇言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臧兒皆號平原也若魏公子無忌則封於陳留郡之甯陵縣而號之爲信陵

君者也甯陵爲古葛地於六國屬魏魏以分公子無
忌號信陵此乃確證紹煥按史記孟嘗君傳薛文卒
諡爲孟嘗君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
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在薛之旁竊疑諡爲諡號之
諡秦漢人多以諡爲號本書洞簫賦幸得諡爲洞簫
兮善注諡號也司馬貞誤會爲諡法之諡故不得其
解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史記始皇本紀燕下有齊楚二字王氏念孫曰有者
是也各書並脫紹煥按下九國之師卽謂此又下非
有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亦有齊楚

正合九國之數

徐尙

注善曰徐尙未詳旁證云疑卽史記魏世家之外黃徐子說魏太子申以百戰百勝之術者

翟景

注善曰翟景未詳王氏念孫曰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楚策曰魏相翟強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鼻翟強也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古讀若疆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爲翟景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疆侯王郢人徐廣曰疆一作景是景疆聲近景與疆

通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王廖

注善曰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此二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王氏念孫曰引見不二篇

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易林益之臨曰

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帥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疆

帶季蓋卽帶佗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疆但不知孰

爲趙將孰爲魏將耳紹煥按王廖秦內史

見韓詩外傳

叩關而攻秦

注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

高故曰仰攻之六臣本及史記陳涉世家漢書叩並

作仰王氏念孫曰仰本作𠂔古仰望字皆作𠂔𠂔形相似故𠂔誤爲𠂔紹煥按本書鄒陽上書據以𠂔函谷亦用𠂔字不必盡𠂔是而𠂔非也

遁逃而不敢進

注善曰史記曰逡巡遁逃史記今同善注漢書作遁

逃藝文類聚帝王部引作遁逃與此合按當本作逡

巡史記衍二字廣雅逡巡卻退也

引見上林賦注此謂卻退

而不敢進非遁逃也善注引史記有遁逃二字後人

所增梁氏玉繩曰遁卽巡字傳寫者因遁與循近遂

誤改遁爲巡又移遁配逃增於逡巡之下實逡巡之

異文謂九國遲疑不進耳若云遁逃而走卽應大被

追躡豈但不敢進匡謬正俗及金石文字記辨之詳矣

執敲朴

注善曰說文曰敲擊也旁證云今說文敲橫搥也紹煥按說文敲擊頭也推敲擊也敲在攴部與支部敲橫搥也義異集韻敲克角切音推廣韻敲口交切音敲今書多通用遂不知有敲敲之別矣據善引說文則此當讀克角切注云克交切亦誤

鑄以爲金人十二

注善曰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鏃爲鐘鐻金人十二按張瑩漢南記曰

見御覽八

安帝

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時有大人十
二身長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見於臨洮始皇喜
以爲瑞乃鑄銅人以爲像較史記所載尤詳

陳利兵而誰何

注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廣雅曰何問也
按說文何一曰誰也史記衛綰傳景帝不譙呵綰注
譙音誰呵音何此古義也言景帝不問綰也而漢書
有誰何卒注誰讀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何與呵
同如今關城盤詰之例則又讀從今義矣易林雞鳴
犬吠無敢誰者說苑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
信揚雄衛尉箴戟者不誰誰與何皆爲問故或作誰

何或徑省爲誰亦單云何韓非子王出而何之是也
而俛起阡陌之中

王氏念孫曰阡陌本作什伯後因而誤仟伯又誤作
阡陌惟秦始皇本紀作什伯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
出什長伯長之中如澗曰時皆辟在十百之中據此
知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
作什伯注云謂十人百人之長也匈奴傳索隱引續
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五主五
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

鋤耨棘矜

注善曰孟康曰鋤耨柄也張晏曰矜音謹爾雅曰棘

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王氏念孫曰方言曰矜謂之
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畧篇陳勝伐燃棗
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謂斬木爲兵
也徐樂傳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陳勝吳廣起
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眾鑿棘
矜義並同下文鉤戟長鐵乃始言戟耳紹煥按鹽鐵
論論勇篇鉏耨棘樞說文樞鉏柄名柄與杖同物而
異名故杖謂之矜柄亦謂之矜方言云矛柄謂之矜
是也此云鋤耨棘矜卽鹽鐵論之鉏耨棘樞耳廣雅
釋器矜樞並云柄也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寡人將竦意以覽焉

按下寡人將覽焉漢書覽作聽此亦當作聽作覽費解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三人皆詐偽

注善曰史記中滿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今見雜言篇按說苑總云四子除費仲崇侯虎則以惡來爲一人革爲一人此亦當同然則正文本三人皆詐偽六臣本及漢書並爲二人非也
善注引說苑四子作
二子攷史記秦本紀飛廉生惡來武王伐紂並殺惡

來又云惡來革者蜚廉子蚤死前云惡來武王殺之
後云惡來革蚤死是惡來與惡來革爲二人此蒙惡
來言之故不重惡來字漢書古今人表不載革名畧
之漢書革作輩則又不知革爲人名而妄改也楚辭
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王逸注來革紂佞臣也朱子
集注來惡來也與革皆紂之佞臣也並以惡來與革
爲二人

下以損百姓之害

王氏念孫曰損當作捐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淮南子曰甯越
商歌車下梁氏玉繩曰甯戚始見齊語及管子小匡
諸篇而呂覽勿躬篇戚作邀蓋戚有速音故通作邀
也亢倉子賢道篇又作籍籍戚音相近也淮南子道
應訓作越韓非子外儲篇作武皆誤朱氏琦曰說文
戚戍也經典借鉞爲之而又與越通本書王元長曲
水詩序文鉞碧砮之琛注鉞當爲越疑戚名而字鉞
又以同音遂爲越耳紹煥按戚與越形聲俱不相近
當由戚借作邀遂誤爲越不得以戚名字鉞曲爲附
會

嫫母倭傀

注善曰倭傀醜女未詳所見按淮南修務訓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萋母此倭也高注古之醜女說文倭此倭醜面此倭與倭偃音近是倭偃卽此倭也楚辭九歎盪澨淩之姦先倭傀猶澨淩穢惡謂之澨淩故醜惡亦謂之倭傀

但懸曼矰

注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王氏念孫曰懸謂繳也繳繩也矰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懸繫也淮南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矰高誘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矰是也曼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矰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廣雅曰曼無也但懸

曼煢與空刃無柯相對爲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之轉爲曼猶蕪菁之轉爲蔓菁矣

精鍊藏於鑛朴

六臣本作璞校云善作朴按朴璞皆非說文曰礪銅鐵樸石也

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之所不能命者哉

六臣本民作黎按氓卽民二字義同書籍多連用秦策而不憂民氓淮南修務訓以寬民氓注並云在野曰氓字亦作萌漢書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注萌與氓同此當作民萌本書氓字善多爲萌可證

句踐有種蠡滌庸

按善引漢書董仲舒傳作泄庸依注則正文當作泄
左哀二年傳作洩吳語作舌庸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何氏焯曰或以上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分句一本無
匍匐字偃息連下讀與游觀句對王氏念孫曰匍匐
二字後人所加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
皆以七字爲句五臣本無匍匐二字紹煥按匍匐二
字後人無緣以加且與門字義貫細玩此節語意當
是匍匐乎詩書之門句而偃息屬上或本無上欲罷
二字以怠者不能偃息句恰與上進者樂其條暢相
對爲文後人順文加欲罷二字而句法累矣

翰注怠者亦不

能罷正注優息二字
非正文有欲罷字也

省田官

旁證云何校田官改官田攷異曰宣紀地節元年假
郡國貧民田三十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公
田即官田也

損諸苑

按損當作捐捐除也言除苑園即宣帝紀所謂假與
貧萌者也

宰相刻削

注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峭與削同按削古
亦讀如峭漢書司馬相如傳刻削崢嶸注引蘇林曰

削音峻。隋之隋，隋亦刻也。山巖峻，謂之刻削。故人巖峻亦謂之刻削。漢書鼂錯傳，錯爲人隋直刻深義，與此同。

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

注善曰：周公受秬鬯，未詳。鄭元詩箋曰：鬼方，遠方也。接受秬鬯，見商書洛誥。善何以不引鬼方，遠方也。毛傳云：鄭元箋亦誤。攷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鬼方卽鬼戎。當時未服，故王季伐之。至成王時始來臣歟。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

注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

王未詳旁證引管城碩記云瑞應圖王者仁德則白
狼見周宣王時白狼見西國滅後魏書靈應志太安
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先帝本封
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
服紹煇按此當亦本子淵語無他證也

今南郡獲白虎

旁證云宋書符瑞志漢宣帝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
而漢宣紀是年不載獲白虎事

驚邊抗士

五臣抗作机銃注机動也何氏焯曰能改齋漫錄作
抗引杜甫詩對揚抗士卒是也攷異曰善不音注者

焦齒

已見上林賦抗士卒之精下也

上林賦注引郭璞曰抗損也音翫

注善曰焦齒未詳按焦齒黑齒也海外東經黑齒國

在青邱國北郭注東夷有黑齒國本書吳都賦儋耳

黑齒之長玉篇焦火燒黑也是焦為黑也焦俗字

焦本

從佳

黑齒謂之焦齒猶黑木謂之關木矣

班叔皮王命論

按前有傳幹王命敘此論多有襲取處

思有短褐之襲

注善曰韋昭曰短為短短褊也短丁管反說文曰襲

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漢書襲作襲按說文短豎

使布長褊从衣豆聲漢書貢禹傳短褐不完顏注短

者謂僮豎所著市長襦也。襦音豎，然則短卽襦之假借字，當作豎。善丁管反而集韻，襦又音短，恐誤。方言作襦。王氏念孫曰：襲與褻不同字。褻，親身衣也。从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此言短褐之褻，謂饑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爲重衣，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襲。善注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此卽褻之借字，何以明之？說文：褻，重衣也。从衣，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褻，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衣爲褻。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褻，重衣也。大篋反。正與善所引同。則襲爲褻之借字，明矣。說文以襲爲左衽袍，以褻

爲重衣今經史重衣字皆作襲而褻字遂廢惟見此
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褻親身衣也先列反是
直不辨褻襲之爲兩字廣韻褻在十七薛襲在二十
六緝襲在三十帖襲與襲聲相近故假襲爲褻若褻
與襲則聲遠不可通

見讀書雜
志漢書條

斗筲之子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筲竹器受一斗按斗筲並言則
斗與筲不同量說文筲飯筲也受五升筲一曰飯器
容五升筲筲並與筲同眾經音義十五引字林曰筲
筲也飯器受五升秦謂筲也是筲小於斗而論語鄭
注筲飯筲容斗一升又大於斗攷儀禮既夕禮鄭注

笱舂種類其容蓋與簋同一穀也說文十二升曰穀
攷工記受一穀而三豆四升爲豆三豆則十二升與
論語注合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

按御覽八十七引世紀豐公妻夢馬若龍戲已而生
太公則太公高祖之生皆有靈瑞符應亦奇矣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

漢書契作券按善引漢書歲竟兩家常折券則此亦
當作券

取舍不厭斯位

汪善曰韋昭曰厭合也按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亦

云厭合也

畏若禍戒

王氏念孫曰上文云喪保家之主失大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卽此所謂禍戒也若猶此也言畏此禍戒也紹煥按古多以若爲如此荀子王霸篇亦可察若言矣注若言如此之言又云出若入若注若如此也史記禮書若者必死正義若如此也皆可證

魏文帝典論論文

享之千金

注善曰杜預左傳注曰享通也亨或爲享按杜注見

昭公四年傳作亨通也古亨字皆作亨易大有公用亨於天子隨亨於西山升王用亨於岐山釋文並云亨通也此正文及注亨通並當作亨

咸以自騁騏驎於千里

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以自作自以是也

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注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
猗之閒兮按今地理志還作營乎作廡猗作嶼此誤
蓋後人以毛詩改之魏志注引作幹詩有逸氣然非
粲匹也亦誤

日月遊於上

五臣本遊作逝按作逝是也作遊殆筆誤

曹元首六代論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

六臣本及魏志注竝無之字

將以爲以弱見奪

六臣本及魏志注無將字以弱作小弱

胡亥少習尅薄之教

五臣及魏志注尅並作刻按善引史記商君其刻薄
人也則亦當本作刻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

六臣本及魏志注無能字按合下句證之則能字當

衍

嵇叔夜養生論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

顧氏炎武曰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晉書傅元傳
自田收至寸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
不及此數大抵皆三而當一史記孔子世家奉粟六
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
石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數沈氏筆談云漢之一
斛當二斗七升紹煥按此畝十斛與河渠書之畝十
石合是一斛卽一石也以三而當一計之十斛當今
之三十石下云區種可得百餘斛卽當今之三十石農

政全書云周伊尹區田之法一畝歲獲三十六石是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注善曰神農本草經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按今本草無此二語而博物志引神農經有之又下注引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鍊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作養生經

豚魚不養

注善曰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狔肉損人與豬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按豚魚一物疑卽河豚羅氏願爾雅翼云河豚每三頭相連號爲一

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袴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
卦信及豚魚河豚也據此則豚魚卽河豚河豚有毒
食之不利於人本書吳都賦劉逵注云鯀鮓大者尺
餘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啖之廣雅鯀鮓河鮓
原本鮓作鮓今校正也豚別作鮓猶豬豚之豚亦作猪也
齒居晉而黃

注善曰齒黃未詳余氏音義曰卑雅嗽聚令人齒黃
齒居晉而黃食棗故也爾雅翼晉人尤好食棗久之
齒皆黃旁證云陸佃羅願所云正出於此紹煥按墨
客揮犀云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嘗置棗於懷
袖間等閒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黃似又得之於目驗

者然皆非叔夜以前書恐不足證

內懷猶豫

注善曰尸子曰五尺大犬爲豫說文曰隴西謂犬子
爲猶顏監以爲人將行犬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
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
故稱猶豫或以爾雅猶如麀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
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顏氏家訓說按諸說皆
誤廣雅躅躅猶豫也王氏疏證云猶豫爲雙聲字或
作猶與單言之則曰猶曰豫楚辭九章壹志而不豫
兮王注豫猶豫也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
鄰淮南兵畧訓擊其猶猶陵其與與合言之則曰猶

豫轉之則曰夷猶曰容與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
王注夷猶猶豫也九章然容與而狐疑容與亦猶豫
也史記惟陰侯傳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
驥之躑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之必至也狐疑躑躅猶豫皆雙聲字狐疑與嫌疑又
一聲之轉凡雙聲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
諸義固宜諸說之多鑿也

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

注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按古論語
滔滔作悠悠鄭注同本書晉紀總論注引孔安國注
亦作悠悠此後人以今論語改之遂與正文不相應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翰注追法術苟從名譽者按術與述古字通翰注謂法術恐非

神氣以醇白獨著

注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按依注則善本作純白向注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作醇泊爲五臣本此從善作白而依五臣改純爲醇不可從

季蕭遠運命論

誦三畧之說

注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畧中畧

下畧按黃石公記序未知誰作後漢光武詔報臧官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則漢時此書猶存不解藝文志何以缺錄若隋志載黃石公三畧三卷梁又有黃石記三卷館閣書目黃石公素書一卷凡六章則皆出後人依託者也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

注善曰漢書張良無說陳項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按漢書張良傳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云云是說項實有其事而說涉則仍未聞

顏冉大賢

注善曰家語曰冉求字子有按顏冉並稱當爲冉雍

家語冉雍字仲弓以德行著名論語德行以仲弓與顏淵同列可證非冉有也

閭閻於洙泗之上

注善曰史記曰甚哉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旁證云今魯世家閭閻作斷斷索隱作相讓解徐廣以爭辨釋之非紹煥按史記明云魯道之衰則不得謂之相讓索隱引繁欽遂行賦涉洙泗而飲馬恥少長之斷斷是也漢書地理志亦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少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此文正用史記字雖作閭閻而義則爲分辨若作相讓解與上揖讓復矣

棄之如脫遺

注善曰廣雅曰脫誤也按此當引釋言文脫遺也脫亦遺古人自有複語耳

蹇裳而涉汶陽之邱矣

旁證云蹇當作蹇注引毛詩亦誤

陸士衡辨亡論

哮闕之羣風驅

注善曰毛詩曰闕如虓虎按依注則善本作虓翰注哮闕虎振聲也是作哮爲五臣本如善本作哮當有虓與哮同四字本書七啟哮闕之獸注可證馬汧督誄齊萬虓虎作虓注引毛詩同

飭法修師

注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勅法按善引易以注飭法則正文當作勅法晉書作飭飭與勅同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徐廣飭古勅字匡謬正俗飭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今易噬嗑作勅說文勅誠也从支東聲

旋皇輿於夷庚

注善曰繁欽辨惑曰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按注引繁欽云云亦見吳志如云以大海爲平地也是夷庚亦作平地解困學紀聞云夷庚平地也蓋因播遷得反故宮指漢帝言故云其引王謐

議以夷庚爲藏車之所未詳其義

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

翰注陸公謂陸遜機之祖故不稱名按下云而陸公亦挫之西陵吳志注晉書而下並作我陸公有我字又下大司馬陸公云云則又機之父陸抗也

珍貴重迹而至

晉書貫作瑰六臣本同此誤

辨亡論下

未巨有弘於今者矣

張氏鳳翼纂注云巨字疑衍或巨有二字誤倒一說

巨作見晉書紹煥按並非也巨與渠通渠讀爲遽言

未遽有大於斯者小雅庭燎箋言夜未渠央也古詞相逢行調絲未遽央卽用箋義字一作巨集韻巨央也是巨渠遽三字古皆通用

憑寶城以延強寇

吳志注寶作保攷異曰蓋卽今之堡字翰注寶猶堅也文義殊爲不安紹煥按寶與保古字通史記周本紀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此借寶爲保保小城也禮記月令四鄙入保注小城曰保是也俗作堡

重資幣以誘羣蠻

晉書作資重幣善注引國語量資幣則晉書誤也

五等論

皇祖夷於黥徒

注善曰黥當爲黔六臣本晉書黥並作黔金氏牲曰
文選誤作黔故注云黔當爲黥後人依之校正本文
作黥而注申黔黥二字反顛倒耳

放命者七臣

注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放命韋昭曰
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按善引漢書方命知正文作
方不作放方放古通書多假方爲放尙書方命圯族
孟子方命虐民皆作方堯典馬鄭注並云方放也本
書魏都賦剋翦方命劉注方命放棄王命也亦作方

方天下晏然

旁證云毛本天上衍方字紹煥按此涉注鬼方字誤
入宜刪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

注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召
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
相乃立宣王梁氏玉繩曰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
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
共和爲共伯和其國伯簡和其名人表厲王後有共
伯和其地近衛卽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謂之共頭
呂氏春秋誠廉篇盟微子於共頭之下是也蓋厲王

流彘諸侯皆宗共伯若霸主其時宣王尙幼匿不敢
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太子年亦加
長共伯乃率諸侯會而立之則凡言共伯至周攝政
甚至干位篡立皆不可信

劉孝標辨命論

至於鷓冠瓿牖

注善曰七畧鷓冠子者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鷓冠故
曰鷓冠五臣梁書並作褐按鷓與褐通褐冠猶言布
衣貧賤者所服編臬爲之作褐爲正字善注恐泥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注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高誘曰考不

平也今汜論訓高誘注考瑕釁也又說林訓白璧有
考高證注考釁汚也皆與此注異按廣韻玉音蕭朽
玉玉篇珣引說文朽玉也段氏玉裁曰朽玉者謂玉
有瑕胡考朽古音同據此則有瑕謂之考胡亦謂之
考胡缺也卽此注之不平也

與三皇競其氓庶

按氓當作萌善注可證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周嬰卮林云按荀悅漢紀此東海風謠漢書不載孝
標蓋全用之

廣絕交論

粵謨訓

銑注粵當爲越按粵與越古字通書高宗彤日越有
雖雉漢書外戚傳作粵大誥越天棐忱翟方進傳作
粵此假粵爲之而義則訓爲踰言踰越謨訓也梁書
作越

主人忻然而笑曰

六臣本忻作听是也注引上林賦可證此正文及注
並誤

顯棣華之微旨

注善曰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
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

順也按孝標亦主此說與集解同此云微旨卽所謂
權也

狙詐魑起

按魑當爲颺注引荅賓戲可證今荅賓戲風颺電激
正作颺

四海疊其燻灼

注善曰西征賦曰燻灼四方按今西征賦作熏此正
文及注並誤增火旁

隳膽抽腸

五臣隳作墮濟注墮毀也按隳與墮同左昭四年傳
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輸也釋文墮布也布輸義

同此謂輸膽以告猶云布腹心耳詳見鄒陽上書濟
注非

論嚴苦則春叢零落

旁證云梁書苦作枯然善注苦有明文當仍其舊紹
煥按注引說文苦急也今說文無之疑說文二字誤
廣雅釋詁苦急也本書文賦注引莊子司馬彪注苦
急也梁書作枯古枯苦通用儀禮士虞禮記注古文
苦爲枯莊子人閒世釋文苦崔本作枯

莫肯費其半菽

注善曰漢書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旁證云漢
書注臣瓚曰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史記索隱王劭曰

半量器名容半升紹煥按集解引徐廣半五升器也
漢書李陵傳注五升曰半義同而項籍傳注引孟康
半五斗器名則太相懸矣諸說惟王劭近之互見陽
給事詠

折枝舐痔

注善曰趙岐孟子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按劉
熙孟子注亦作按摩解見後漢書張皓王龔傳論章
懷注引趙說與劉合按摩爲賤者之行故書多與舐
痔並言盧思道北齊論云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
故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皆是惟孟子音義引陸
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今集注本之

英跖俊邁

注善曰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跖裴松之按跖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按五臣作特梁書同

聯橫許郭

注善曰辨亡論曰武將連衡按依注則正文常作連衡善彼注引包咸論語注曰衡輒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云連衡作橫義無所取

入其隩隅

注善曰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按今表文升堂階與注引爾雅曰室西南隅謂之奧並作奧此涉

隅字而誤加阜旁耳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甯慕卬成分宅之德

注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按沈約宋書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笑貪其爲人鄙吝已可概見而猶冀其收恤任諸子西華兄弟乎無怪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孝標也

文選箋證卷三十二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績溪胡紹煥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陸士衡演連珠

劉孝標注

注善曰傅元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起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按林氏茂春曰北史李先傳魏帝詔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謂連珠實託始韓非然則傅元叙連珠以為起於漢章帝之世非也

后土所以播氣

藝文類聚引后土作厚地按厚后古通春秋傳厚成

文選箋註卷三十二
叔釋文作后本書洞簫賦託身軀於后土兮六臣本
后作厚說文厚山陵之阜也古文厚从后土作厚然
則作后者从古文厚省

德以普濟爲弘

旁證云弘與上涼今韻不相通邵氏長蘅引陸雲陸
常侍誄時惟誕弘與爰暨帝王韻戚氏學標又引易
林無以爲彊與敗於水泓韻爲證

非無懷春之情至故凌霄之節厲

旁證云此首情與厲獨不協韻上聯名勝欲故偶影
之操矜與下聯互乙則韻協矣紹煥按矜古讀居銀
反詩苑柳與天臻韻柔柔與旬民填韻與情不協梁

說疑誤

是以蒲密之黎

注劉孝標曰卓茂之仁恕善曰密令卓茂林氏茂春
曰蒲密當作蒲宓謂子路子賤宋書良吏傳序蒲宓
之化事未易階紹煥按康駢劇談錄晉陽縣令狄惟
謙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字亦作密密宓古通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淮南泰族訓作密本書贈河
陽詩密生化單父同顏氏家訓書證篇孔子弟子慮
子賤卽慮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
昌郡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
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

矣據此則密宓皆非然學者相承用作宓亦作密無作慮者

目無常音之察

注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嘗試也按依法則正文當作嘗音此誤

張茂先女史箴

施衿結褵

注善曰毛詩曰親結其縞縞與褵古字通也按毛傳婦人之褵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正義曰爾雅釋器婦人之褵謂之褵孫炎曰褵帨巾也據此則縞一名褵又名帨結縞卽士昏禮之結帨胡氏毛詩後箋云列

女傳母譙房之中結其衿縹後漢書馬融傳施衿結
縹申父母之戒皆用士昏禮文以縹代悅字然則縹
之爲悅明矣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螭虎之士

注善曰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尙桓桓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按
後漢書章懷注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離音
訓並與螭同也本書典引注引與章懷注合此誤蓋
後人以今本泰誓改之

經磧鹵

注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按釋名地不生物曰鹵鹵爐也如爐火處也蓋卽所謂赤地穀梁昭元年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廣延曰大鹵義與穀梁傳合然則鹵乃不毛廣延之名猶中國廣平曰原也故左昭元年經敗狄於大鹵公穀並作大原且此北伐亦非西方地注殊泥

焚老上之龍庭

注善曰漢書曰五月大會龍城龍音龍按依注則正文當作龍史記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亦龍字也依索隱訂正今皆誤然則史記作龍漢書作龍善所據漢書作龍故音龍今漢書作龍後人所改史

記韓長孺傳龍亦籠之譌又索隱曰匈奴謂所都處
爲庭

張孟陽劔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注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按梁山
山名卽高梁山江源記云南浦郡高梁山尾東跨江
西首劔閣東西數千里山嶺長峻其峯崔巍劔閣銘
所謂巖巖梁山積石峩峩卽述此也善注未明

陸佐公石闕銘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

注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

禮姜氏皋曰此節今本六韜所無羣書治要引虎韜
云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十人是以牛爲禮不當斷句
刑酷然炭

廣韻引作𤑔炭說文然燒也難或从艸難段氏注篆
當作𤑔或古本作𤑔傳寫脫廿耳據此則作然爲正
字廣韻引作𤑔爲或體

幕南罷鄯河西無警

按依注引漢書幕當作漠鄯當作障河西當作西河
此並誤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
學如市

林氏茂春曰梁書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置五經博士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陸佐公新刻漏銘

布在方策

六臣本布在作有布旁證云此以有布與下無彰爲偶句善亦當作有布但傳寫誤耳

察四氣之盈虛

注善曰爾雅曰四氣和爲通正今爾雅四氣作四時按尸子仁意篇四氣和爲通正論衡是應篇云爾雅釋四時章曰四氣爲通正藝文類聚一引亦作四氣蓋古本作四氣與今本異

擊刁舛次

攷異曰刁字本作刀後人作刁以別之蓋已久矣此作刀者轉因譌而合於古紹煥按據此則攷異所見本作刀尙不誤此仍改作刁矣

月不知來日無藏往

旁證云五臣知作遁向注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尤本亦作遁此作知恐誤

合昏暮卷

注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按羣芳譜合驪一名合昏一名夜合韓琦詩合昏枝老拂簷牙紅自開成醮暈花最是清香合蠲忿累因風遂入窗紗是合

昏卽合驩非欝也

曹子建王仲宣詠

幽讚微言

注善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六臣本注引易作讚與正文合按易說卦傳釋文贊本或作讚爲善所據此注作讚後人依今說卦傳改之孔龢碑幽讚神明亦作讚

遠竄荆蠻

注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荆按詩本作荆蠻傳云荆蠻荆州之蠻可證國語晉語漢書韋元成傳後漢書李膺傳及唐人所引並作荆蠻此引以注正文荆蠻作

文選卷三十二 六
荆蠻爲是後人依今毛詩誤本改爲蠻荆不可從
何藝不閒

按爾雅閑習也閑與閒通小雅六月旣佶且閑正義
引書大傳閑之者何貫之貫亦習也本書東京賦旣
佶且閒作閒薛注閒習也

百司雋父

按善引尙書俊父在官則雋當作俊作雋疑是五臣
本

潘安仁楊荊州誄

謂督勳勞

注善曰說文曰督察也困學紀聞云此當引左傳謂

督不忘卽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督與篤古通以督爲察非也紹煥按左昭二十三年傳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督與篤通也竊意謂督勤勞猶云不忘勤勞耳此用左傳謂督爲不忘猶以曾是爲在位樂胥爲君子之比皆出文人好奇

茫茫海岱

注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今詩作芒芒按本書弔魏武帝文怨西陵之茫茫注引詩與此同御覽三百五十八引亦作茫茫

僞師畏逼

陳氏景雲曰師當改帥謂步闡也師乃晉諱似不應

用

路人增歛

按歛去聲協韻本書風賦清涼增歛注歛依既切王僧虔祭顏延之文願望歛與上敬陳奠饋韻可證

楊仲武誄

楊綬字仲武

旁證云六臣本綬作經是也何陳皆據改

喪服周次

按誄云同次外寢作同此作周誤

罔不必肆

旁證云必與畢古字通用本書竟陵王行狀注引謝

承後漢書云劉靚方策所載靡不必綜義亦爲畢
潘楊之穆

旁證云穆與睦同本書沈休文奏彈王源云潘楊之
睦

夏侯常侍誄

子乃沈然

按洗當作洒注引史記羣臣莫不洒然可證本書潘
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吾子洒然注引莊子吾洒然
異之今正文亦誤作洗

奉饗承華

注善曰漢舊儀有承華殿金氏牲曰陸機洛陽記太

子宮中有承華門見贈馮文熊遷斥邱令詩注紹煥
按上句將僕儲皇則承華指儲皇言非承華殿也甚
明

神降之吉

注善曰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按
善引季梁語以注正文則吉當作福福古音偪正與
秩疾爲韻此蓋後人疑韻不協故改之

馬汧督誅

鞏更爲魁

注善曰鞏姓也更名也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
更蓋其種也攷異曰便當作使更當作叟善意謂叟

卽叟也然則正文及注二更字皆叟之誤後詠鞏更
恣睢亦然

柿栲栳之松

注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今說文棟削木札樸也段
氏注曰宋在六篇棟腓泐字皆從之隸變作柿肺沛
殊誤而柿之誤作柿果肺之誤作乾肺沛之誤作沛
其譌又不勝改矣

齊萬虓闕

按以齊萬年爲齊萬安仁屢用之本書關中詩紛紛
齊萬亦孔之醜俱近割裂然春秋昭二年莒展與出
奔吳傳則曰莒展之不立曹叔振鐸晉語則曰先君

叔振似古人已用之矣

箕稗空虛

按箕當作其段氏玉裁曰孫子苾秬一石當吾二十石苾與其同曹操注云豆其也

悠悠烈將

旁證云何陳校烈改列各本皆誤

顯誅我師

按師當爲帥之誤帥與上質器爲韻

牧人逶迤

注善曰毛詩曰逶迤逶迤毛萇曰逶迤行可蹤跡也按今毛詩作委蛇釋文引韓詩作逶迤然則毛自作

委蛇此注引毛而字從韓疑有誤

慨慨馬生

旁證云注引說文慷慨之訓疑正文上慨字本亦作
慷紹煥接說文慨慷不得志也此引以注慨字耳
非取慷慨也觀銑注以慷釋慨則本作慨慨明矣慨
慨嘆息之貌楚辭怨思情慨慨而長懷兮王注慨慨
歎貌是也

貫以三木

注善曰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按關與貫通儀禮鄉射禮大射儀不貫不釋
注並云古文貫作關漢書王嘉傳貫關也此注作關

文選參詳卷三十一
十一
與正文不相應疑有關與貫古字通六字傳寫者脫去

顏延年陽給事誄

立乎將卒之間

五臣本卒作率按率卽帥字說文作銜

佻身飛鏃

注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佻佻獨行貌也
按佻當讀爲跳漢書項籍傳漢王跳顏注跳輕身而
獨出也高帝紀注引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史記荆燕
世家索隱曰跳獨行也皆其義跳之言躍也跳身卽
躍身跳之爲躍猶佻之爲嬾韓詩作嬾嬾公子

振恤遺孤

注善曰禮記曰振河海而不洩鄭元曰振收也按本書上林賦振谿通谷注張揖曰振收也

憬彼危臺在滑之垆

旁證云水經注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

邊矣獯虜

注善曰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王氏鳴鳳曰述遠釋詁本作邊引此經以證亦作邊詩抑篇用邊蠻方傳訓遠疏引釋詁亦作邊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引古

文尙書同今書作逖恐誤紹煥按說文逖遠也重文
邊云古文逖然則古文尙書作邊此注所引猶作邊
今作逖蓋出衛包所改

卒無半菽

注善曰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無半菽按史記索
隱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本書廣絕交論莫肯
費其半菽皆謂半升也猶言半升不肯也此亦言卒
無半升之菽也

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

注善曰說文璿亦璿字朱氏琿曰璿琿同聲琿疑璿

之重文故尙書璿璣之璿伏生大傳作琬今本說文
誤以琬廁瓊下遂不可通當依此注訂正蓋古書璿
與瓊多相亂左氏成十八年傳贈我以瓊瑰穆天子
傳郭注引作璿瑰僖二十八年傳瓊弁玉纓說文引
作璿弁是也紹煥按朱說本段氏說文注

而首路同塵

旁證云六臣本首作道誤也首路與下輟塗對紹煥
按本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威令首塗注首塗猶首
路也引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云云此其
證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

葉氏樹藩曰晉書名潛字元亮南史潛字淵明或曰
字淵明名元亮黃魯直詩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
彭澤當此時沈名一世豪似謂更淵明爲潛至云晚
歲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又
似謂更潛爲元亮今讀此誅惟顏知陶故特書其在
晉之舊名也紹煥按張氏續云先生作孟嘉傳稱淵
明義熙後祭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
則云潛也何敢望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
亮之字則未嘗易此爲得之然則晉史謂潛字元亮
宋史南史謂潛字淵明均非也綱目書宋元嘉四年
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名曰潛亦自宋世卒言之

也與此誄同意

敬述靖節

旁證云五臣靖作清是也攷異曰此下八句叙述薄葬必是清節無疑至末句旌此靖節方說其諡

迂風先歷

按注引韓詩外傳兩擲字作擲正文作歷恐誤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毓德素里

何氏焯曰殷淑儀當時傳爲義宣之女此言毓德素里諱之也林氏茂春曰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密取之寵冠後宮左右宣洩者多死故

當時莫知所出或云是殷玉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乃入宮

贊軌堯門

宋書謝莊傳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否將誅之繫於左尙方太宗定亂得出按南史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黑爲之貴然則莊以文字榮亦以文字辱此亦奇也

解楚挽於槐風

注善曰楚辛楚也按楚有辛義故二字多連文釋名
楚辛也其地多蠻而人性最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
辛楚之禍也本書陸士衡於承明作與士龍詩慷慨
含辛楚善彼注楚猶痛也皆辛楚並言

潘安仁哀永逝文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

孫氏鑿曰此用衛風淇則有岸隰則有畔語紹煥按
毛詩作泮傳泮坡也鄭箋泮讀爲畔畔涯也安仁用
箋說畔泮古通畔涯之作泮猶泮宮之作畔史晨奏
銘飲酒畔宮是也

是乎非乎何違

注善曰鄭元毛詩箋曰皇之言唯也唯往也按依注當作皇翰注遑暇也作遑爲五臣本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后哀策文

皇塗照烈

按當作昭列此依五臣改也注亦誤

撤奠殯階

五臣作賓階按作賓是也此傳寫之誤善引禮記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連引猶賓之以注正文賓字知本作賓不作殯賓階與土客位爲偶句

動謠南國

六臣本作載校云五臣作動此依五臣改也宋書作

再再載古通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

先德韜光

注善曰先德謂明帝也旁證云毛本元作先段校改
元按元善之長也元德猶言善德淮南原道訓執元
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尙書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是
也作先義無取

遵鮒隅以同壤

旁證云海外北經作務隅海內東經又作鮒魚皆一
山也紹煥按注引山海經鮒魚之山云云則隅當作
禺今大荒北經作附禺又郭璞海外北經注云一曰

頓邱縣城門外廣陽里中一統志鮒鰓山在開州舊
頓邱縣西北二十里一名廣陽山作鮒鰓路史作務
隅與海外北經同竊謂鮒鰓附禹務隅疑皆卽
部婁之轉蓋小山也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

後漢書郭泰傳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
吾文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或謂之郭

注善曰高誘戰國策注郭古文號字也按號郭古通
公羊號皆作郭左氏會於號穀梁作郭左氏多古文
故作號然則郭非古文矣周書王會篇堂下之東面

郭叔掌天子之棊幣焉注郭叔號叔也而師古急就
篇注謂號公醜奔京師遂姓郭氏恐近附會

將蹈鴻涯之遐跡

按注引西京賦作洪涯今本書同此五臣本作鴻因
以亂善耳旁證云蔡中郎集作洪崖

陳太邱碑文

文爲德表範爲士則

何氏焯曰魏志鄧艾傳引作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非
是紹煥按艾讀故太邱長陳寔碑文遂自名範字士
則是艾所見碑文本作範爲士則可知魏志誤改庾
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言爲世範行爲士則句亦沿

魏志而誤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

注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按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鄭本作恂恂注云恂恂恭順貌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意本書竟陵文宣王行狀誘接恂恂正作恂恂

以成時銘

旁證云時成二字上下誤倒當互乙今蔡集作以成斯銘亦非

王仲寶褚淵碑文

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林氏茂春曰南史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
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

用人言必由於已

旁證云五臣本無人字是也此因注引用人於用已
而傳寫誤衍耳

丹陽京輔

何氏焯曰晉書丹楊郡丹楊下注云丹楊山多赤柳
在西也是楊之從木審矣惟唐以來潤州丹陽乃作
陽

餐東野之祕寶

注善曰典引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

按野古音墅與杼序音並同作墅蓋同音之假眾經音義九序古文序同杼即序字也

天鑿璿曜

注善曰尚書曰在璿璣玉衡璇與璿同按正文璿當作璇注謂此璇與尚書之璿同也蓋古文作璿今文作璇後漢書楊璇字機平今文尚書作璇璣故名璇字機平取名字相配

王簡樓頭陀寺碑文

注善曰王巾字簡樓攷異曰說文通釋上巾音徹俗作巾非此何陳所據攷也然各本皆作巾或曰巾閒居服故字簡樓吳氏省欽曰巾即左

字詩左手執籥其名與字或取此程氏瑤田曰
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爲少音
徹亦非也說文竹从兩個介亦作箇據字簡棲
知其爲介耳瑤田謂簡棲於巾字少字並難通
於介字亦費解此等處斷宜闕疑旁證云梁高
僧傳載王曼碩與皎慧法師書云唯釋法進所
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
未廣巾體立而不就又梁釋慧皎高僧傳序云
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云
云據此則簡棲於宗教究心已久宜此作之精
詣也紹煥按神仙寺碑序亦王巾作字作巾

交繫所筌

注善曰筌捕魚之筍莊子以之寓言按筌與詮同本
書魏都賦闡鉤繩之筌緒注引杜預左傳注曰詮次
也詮與筌同是筌卽詮也眾經音義十引淮南注詮
言者謂譬類人事相解詮也又引通俗文云擇言曰
詮此謂交繫之所詮解作筌者古字通耳

不可以學地知

五臣作不可以識智按注引妙法蓮華經云云則善
本作學地知五臣不解學地二字而妄爲刪改耳

行不捨之檀

注善曰大品經曰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旁證云翻譯

名義集悉檀悉是華言檀是梵語悉之言徧檀翻爲
施佛以四法徧施眾生故名悉檀

而功齊塵劫

六臣齊作濟按作濟是也善引辨亡論有明文

教肄南移

按肄字善無注引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似善本
作教思南移濟注肄習也蓋作肄爲五臣本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

注善曰願微吳縣記曰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
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

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按

以釋迦生為魯莊公七年當周莊王九年此魏書釋

老志之說也以為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

太子悉達多生此佛運統紀之說也論衡以為周昭

王二十二年釋氏生此通鑑前編據皇王大紀之說

也然莊七年正義云周四月夏仲春杜氏以長麻較

之是四月五日則夜明非四月八日矣張氏雲璈攷

竹書紀年周昭王元年是庚子則甲寅是十五年非

二十二年矣春秋魯昭七年之彗星不見當周莊王

之十年歲在甲午是周莊十年謝承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託生

於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非九年矣總之皆佞

佛者附會而爲異說故往往不合

理勝則惑亡

注善曰惑煩惱也六臣本注惱作惚是也煩惱見王居士磚塔銘如此作書從囟之字多作忽如總窗亦作總窓此作惱由後人不知而妄改耳

遂欲捨百齡於終身殉肌膚於猛鷲

旁證云釋法顯佛國記有國名竺剌尸羅竺剌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示人故因以爲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餒餓虎處注當引此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實掌喉脣

野客叢書云以尙書喉舌爲喉脣此語承襲已久宋
趙符表云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謂王華曰同掌喉
脣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云多選忠義
士爲喉脣又崔駰尙書箴云山甫翼周實司喉吻紹
按後漢繁欽尙
書箴亦有此語則又不但喉脣也紹煥按尙書范雲
墓銘云乃作喉脣二字休文屢用之據善引張儉碑
則始於孔文舉

萑蒲攸在

注善曰左氏傳曰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今左
傳聚作取杜注於澤中劫人按左傳多古文杜本作
取取卽聚字善引作聚蓋服氏本也古聚多假作取

易萃聚以正苟本作取漢書五行志集注取讀曰聚
皆其證陳本校衆改取誤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
取讀爲聚人卽盜也謂羣盜聚於澤韓子內儲篇鄭
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藿蒲卽謂此也

強民獷俗

注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
駢與子堅書曰吏民強獷獷古猛切按注引劉書是
也韓詩作獷毛詩作憬薛君曰獷覺寤之貌說文憬
覺寤也是獷卽憬之同音假借字與此不合說文獷
犬獷獷不可附漢書祭彤傳政移獷俗皆其義

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旁證云注引訓傳但云或以刀自割無劈面字劈當
 作勞說文勞劃也勞與劈字形相似勞一作勞一借
 作黎後漢書耿秉傳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
 面流血唐書回紇傳亦有勞面哭之語此宜兼引秉
 傳紹煥按後魏書清河王懌被誣見害遠夷在京師
 聞懌喪為之以刀劈面者數百人則自有劈面語此
 不宜改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困學紀聞云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
 注謂儲蓄精思非也紹煥按注又引馬融廣成頌儲
 積山藪廣思河澤儲與思相對成文此亦當以秋儲

與上奕思對下二句流睇與取睽又自爲對善注不誤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

注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
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球石誌困學紀聞云葉少
蘊曰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
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
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塚銘隋
得王戒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
書張衡墓銘則墓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
墓三代卽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

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磚久刻石萬氏希槐曰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云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
側鄴與杜欵同時見漢書欵傳據此則墓之有
誌誌之刻石西京已然矣紹煥按馮氏鑑續事
始亦云墓銘始於西漢杜子夏然則王儉謂起
於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球石銘非也而任昉文
章原起又以晉東陽太守殷仲作從弟墓誌爲
墓志之始亦未審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九師之易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按漢書藝文志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而隋志不著錄則書佚已久然本書思元賦利飛遁以保名注引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似唐時猶存故善得及見之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釋文於需有孚光下云師讀絕句於盞君子以振下云師音真振振仁厚也於遯莫之勝說下云說王肅如字解說也師同於損二簋應下云應師如字諸卦所引稱師者當卽九師本而茹戚飢膚沈痛瘡鉅

注善曰廣雅曰茹食也按茹戚並謂敗也呂覽功名

篇以茹魚去蠅高注茹敗也易既濟繻有衣袽虞翻
 注茹敗衣也袽與茹通子夏傳作茹本書魏都賦神
 藁形茹注茹臭敗之義是茹為敗也莊子盜跖篇釋
 文引李注戚醮顛頓也此茹戚飢膚猶云毀瘠滅性
 耳旁證云瘡依善注當作創據向注知五臣作瘡耳
 食邑加千戶

攷異曰南齊書云二千戶上云食邑千戶此云加千
 戶即二千戶也善無注者不須注也濟注如干猶若
 干也可謂妄說

不彫其朴

按朴當作樸善引高誘注素樸也可證

蕭傅之賢

注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緤與傅寬同傅傅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朱氏琯曰下句曹馬之親注引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曹馬卽曹司馬一人也則蕭傅亦當指一人紹煥按太傅漢初無此官若以蕭傅爲蕭何則傅字湊合本書西征賦非所望於蕭傅謂蕭望之也彥昇蓋誤襲之

給九旒鑾輅

攷異曰旒當作游善引甘泉鹵簿游車九乘爲注知
作游不作旒甚明

誘接恂恂

此當引子罕篇夫子恂恂然鄭本如是善誘人文說詳前

屈以好事之風

旁證云事六臣本作士是也

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注善曰易乾鑿度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困學紀聞
云見易通卦驗萬氏希槐曰今本乾鑿度無之又見
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東方朔傳賈誼新書
哈教篇皆在緯書未作以前

賈誼弔屈原文

誼追傷之因自喻

注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
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
曰闕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佞之咎亦因
自傷爲鄧通所愬也因學紀聞曰宋景文云賈誼思
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之史漢無鄧通譖賈誼之
事蓋誤也按善引出風俗通正失篇宋景文當本此
史漢失載耳

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躄爲廉

史記作伯夷盜跖索隱曰漢書作隨夷跖躄一句皆

兼二人按此蓋從漢書梁氏玉繩曰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爲盜於境內以爲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立篇莊躄暴郢高誘注以爲楚成王時則又在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躄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時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西南夷傳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學紀聞考史據韓非漢書以將軍莊躄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信

吁嘆默默

六臣本吁作于史記同按注引毛詩于嗟麟兮則善本亦作于此爲後人所改

生之無故兮

注善曰臣瓚曰先生謂屈原按注先生衍正文單稱生故注以屈原釋之若本作先生則不煩注矣濟注生謂屈生也可證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

注善曰爾雅曰康瓠謂之甗李巡曰大瓠瓢也按郭璞注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然則景純卽以瓠爲壺矣壺爲瓦器與周鼎反對瓠瓢則大不類矣說文甗康瓠破甗釋器釋文康埤蒼作甗字林作甗皆從瓦

其非瓠瓢甚明楚辭七諫甌甌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于深淵與此意同

嗟苦先生

六臣本及漢書苦並作若按本書祭屈原文曰若先生注引此正作嗟若注引應劭苦勞苦三字史記集解無蓋後人所增

襲九淵之神龍兮

注善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驪龍頷下按列子黃帝篇鯢水之藩爲淵止水之藩爲淵流水之藩爲淵濫水之藩爲淵沃水之藩爲淵汎水之藩爲淵雍水之藩爲淵肥水之藩爲淵汙水之藩爲淵是

爲九淵賈文當指此

遙曾擊而去之

注善曰如淳曰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遙速也曾益也王氏念孫曰如氏以曾爲高高上飛意是也梅福傳曰夫載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增逝與深退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子覽冥篇鳳凰增逝萬仞之上高注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凰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曾爲益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疾而不搖搖與遙通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固將制於螻蟻

旁證云螻蟻當互乙螻與魚爲韻此順文而誤倒之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姜氏皋曰本書魏都賦造文昌之廣殿注正殿名也
水經注曰魏武帝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故云
龍飛於文昌也非王心之所怡亦黃屋非堯心之意
善注引漢書文昌宮云云或殿名取義於此耳

貯美目其何望

攷異曰貯當作貯注貯與貯同謂所引字林博雅之
貯與正文之貯同也作貯與注不相應

謝惠連祭古冢文

縱鋪漣沔

注善曰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按依注則沔當作而王粲詩流涕漣沔南史梁元帝撰孝德傳廢書歎息泣下漣沔並作沔皆而之俗

窀穸東麓

按五臣窀穸作窀窆是也善引左氏傳窀穸以注窀字又引說文窆葬下棺也以注窆字可證今正文及注窆字皆誤爲窆

文選箋證卷三十一